

乾隆朝右卫八旗官员侵贪案件满文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初,沿袭明制,设大同右卫。顺治七年(1650年),裁玉林卫,并入大同右卫,改称右玉卫,或右卫。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为了防范西部准噶尔蒙古进犯,从北京等地抽调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兵丁移驻右卫,设置建威将军、副都统等员管带,成为当时全国八旗驻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后随清朝对准噶尔用兵形势和西北八旗防务体系的变化,右卫驻防八旗官兵数目不断减少,建制也相应降低。雍正三年(1725年),设朔平府,右玉卫改为右玉县。乾隆二年(1737年),建威将军从右卫移驻绥远城,不久改称绥远城将军。在右卫仅留副都统管带兵丁,归绥远城将军管辖。至乾隆三十三年,裁撤副都统,改设城守尉,归绥远城将军管辖。在右卫驻防八旗的设置、管理、改制等过程中,形成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现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内,选译一组反映右卫驻防八旗官员玩忽职守、侵吞兵饷、亏空库银、勒索资财、彼此攻讦等案件的档案史料刊出,以供研究清代八旗制度、社会、经济及右玉历史的读者利用。

——编译者 郭美兰

绥远城建威将军伊勒慎为参右卫副都统等员怠惰公事亏空库银等事奏折

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兼管右卫兵丁绥远城建威将军·散秩大臣·伯臣伊勒慎谨奏,为参奏事。

臣赴任时,在右卫住二宿,便于核查起见,即刻查看其事项。右卫旧存子母炮共二十四门,询问副都统塞尔德、阳泰等燃放情形,据告称,因先前向未燃放,故未燃放。询问如何列队操练情形,据告称,因不知列阵,故一次未曾列队操练。查兵丁额定马匹,共短缺近二千匹。军器虽全,陈旧破损者亦多。再,由额定兵内,副都统阳泰占有一名披甲,每月食钱粮,且正黄旗协领苏通阿一人即占有六名披甲,其余协领至骁骑校各占有额定披甲一二名不等。又派该处正白旗协领巴泰等核查库存官房租银,亏空近千两。虽经其承办协领白苏,佐领吉兰泰、曹坤,防御观音保等当即尽力归还八百余两,尚欠二百余两。将此究讯,据白苏等供称,副都统等因公借给协领官福、操达色、珠呼泰等。等语。

臣窃思,此等均系重要之项,且疏怠至此,其余事项,必定更不成体统。臣为赶接任日期,赴绥远城时,委派该处正白旗协领巴泰等,严飭查核房租及用于兵丁红白事件恩赏滋生银等项。本月十九日,据协领巴泰等核查呈称,经查公库事项,自乾隆三年八月始,至本年四月止,合计二十个月,事项银两数目俱符。惟乾隆三年七月上溯至康熙三十九年设库之日止,共三十八年之事项,档册繁多而不全,先前并未妥善办理,故一时难以查实。

查房租之项,康熙五十七年撤回护军等后,其额定房屋,由原将军申穆德查核,将糟朽破损及位于偏僻处所而无用房屋,皆变价售出。其城内可征租之房屋及拆房空出之地,一并奏准出租,每年奏销在案。除此房屋外,先前有供护军统领居住房屋两处、副都统额定房屋两处,此四处房屋内,左右二司占用两处,正黄旗协领苏通阿住一处,副都统印务处行走正红旗云骑尉成德占有一处,每月自行收取租钱七千一百文。又正黄旗佐领份额之房一处,副都统印务处笔帖式赵成居住,住剩房屋,每月自行收取租钱三千五百文。又右司周围所有房屋及其院内民人自建房屋,每月共得租银五两八钱,其中一两八钱,由历任将军、副都统拨给右司书办吕智深作为养赡费,其余银四两,作为副都统印务处笔帖式赵昌食俸。赵昌年满解任后,由印务处领催霍伦泰等收取存于印务处。再,办理房租事务协领白苏等原呈稿内所载现库存银三千三百余两,与应征房租核对,均皆相符,惟先前查出亏空银两,各皆当即措还外,由副都统等担保借给协领官福、操达色、珠呼泰等银二百二十两,尚未归还。

又查滋生银两之项,呈报户部有该旗之滋生银店铺共四处,因不获利,关闭店铺二处。今天元号滋生银铺帐目极为不清,经粗略估算,无法登清。又不收利之银共六百余两,除旗民各二三分债务外,将不值钱之物件当以数倍银钱,仅新当即二千九百余两银。除此帐外,有无帐目,询据承办防御林顺、达春皆告称,再无帐目。查天益号当铺,虽事项明白相符,仍将不值钱之物件当以数倍银钱,仅新当即三千八百余两。查天禄号、天润号二处布铺,除铺内现有共值银百余两之物品外,其余八千余两银,均各收利二三分,放钱收银,再各附利二三分不等,每月连同本银收取,以此不同方式放贷给旗人。查关闭天喜号布铺、天裕号衣铺,天喜号铺除交本利银外,尚欠银一百八十两即关闭;天裕号铺除交本利银外,尚欠银二千一百余两,一边收取一边放贷。等因具呈前来。

臣查得,右卫乃臣兼管之地,相距二百余里,所有事宜,虽经臣汇办,委实难以周全,均靠二位副都统。兹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不以事为事,唯将子母炮闲置,从不演放;数年以来,亦不操练兵列;官兵之官马欠缺二千匹,并不整飭官兵军器;遗漏隐瞒之官房,并不官为办理,随意令官员居住、每月收取房租;储存房租银两,挪用千余两;不顾兵丁之生计,由额定兵内,副都统阳泰占有一名披甲,每月食钱粮,正黄旗协领苏通阿一人即占有六名披甲,其余协领、官员占有额定披甲一二名不等。此等情由,甚属非是。请将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协领苏通阿及挪用银两协领白苏,佐领吉兰泰、曹坤,防御观音保等,均交该部严加察议外,阳泰、苏通阿所占披甲之钱粮,自支领之日起,由阳泰、苏通阿如数偿还。再,副都统、协领、官员等所占披甲,概行撤出,拨给另户人等充当披甲。遗漏隐瞒官房之租银,自原将军宗室申穆德所奏之日始,令所有相继占房居住之官员等赔付。再,公库之事项,虽现今二十个月内收支银数目相符,然先前三十八年档册事项尚未查明。臣将酌情彻底查明,倘有缘故,另行具奏。其滋生银两,乃圣主特为有利于八旗兵丁红白事件赏赐之项,现在承办协领、佐领等员反倒图谋轻易获利而放高利贷,伤害八旗人众,情殊可恶。当经查核帐目,然其巧取之实情,尚不得而知。倘不查明此等事宜,消除情弊,则于兵丁生计大有关系,且致流弊日甚。是故,臣请将承办此等事项协领苏通阿、铁图、何天骄,佐领全福、哈大海、巴彦图、齐齐克图、赫棱泰、李世弥、权文兴,防御林顺、达春、法杜、满图、李仲伯,云骑尉成德,骁骑校张永志等,暂行免职,严加审明,视其情弊,量其罪行,分别详加议奏。

又查得,原将军王常乃兼管右卫之首员,然并未查办此等事项,亦属非是。请将王常亦飭交该部,照例察议。右卫乃年久之地,事务繁杂,难以一时查全,故将臣现在查出怠惰营私情由

具陈参奏。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著该部严加察议具奏。钦此。

正蓝旗满洲都统补熙等为报前往右卫审办解任副都统塞尔德等案并返回绥远城事奏折

乾隆五年六月十四日

都统臣补熙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钦奉上谕，抵达右卫，自五月三十日起，会同将军伊勒慎，将解任副都统塞尔德等案内应审者皆审理完毕。惟官员之官马，据称原先并未拨给，每月拨给马匹之钱粮料豆，或应有马匹，或无马匹作为养廉银之处，已咨部查例。又查家选披甲准食钱粮一案，雍正十年原将军申穆德挑补所缺五百五十五名披甲时，奏请另户满洲、开档分户、家生子一并挑补。今查原奏档册，准行与否，或另有谕旨与否，均无凭证，故亦咨部查档，未便现即定义办理具奏。俟部查复前来，方可定义办理具奏。现今右卫并无办理事项，且维修绥远城之官员等均已抵达，并穆纳山木植案件亦待审办，是故，臣会同将军伊勒慎于本月十五日起程，前往办理绥远城工程事务及穆纳山木植案件。为此，一并谨具奏闻。

乾隆五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正蓝旗满洲都统补熙为请令将军伊勒慎停止清查公库旧案以免生乱事奏折

乾隆五年六月十四日

奴才补熙谨奏，为密行奏闻事。

窃查，将军伊勒慎原参官马缺少及借贷滋生银等案内，有其一，查公库档册，自乾隆三年八月至本年四月档册，事项银两数目俱符，惟自乾隆三年七月起，上溯至康熙三十九年建库之日，共计三十八年，档册繁多，且不全备，一时难以查实，经详尽清查，倘有情故，另行具奏。奴才窃思，此项公库银两，每年均由户部奏销，相应并无舛错事项，况雍正元年世宗宪皇帝曾特差都统图思海、给事中鄂托拜至右卫清查，均系借给官兵者，并无诳骗挪用等情弊。再，其借支及存库银两数目，与原奏销数目相符。今将军伊勒慎又查奏，自乾隆三年至今，档册与银两数目亦相符。等因。即便康熙年间有情弊，彼时官员存世无几，且又在屡次恩赦以前，理应免免。如此过往旧事，一再究查，非办理公务之道，反而妄生枝节。伏乞圣主特降谕旨，令将军伊勒慎免查三十八年旧案，则公务不致妄生枝节。

仅就奴才愚见具陈，是否妥当，仰祈圣主睿鉴。

乾隆五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右卫副都统官保等为奏协领巴泰私用官兵银两并请从速补放所出协领员缺等事奏折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五日

奴才官保、庆泰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我等二人，于本年五月十三日，钦奉圣主敕谕，乘驿行抵右卫，留意观察风土人情，右卫兵丁皆仰蒙圣主多年养育之恩，所食钱粮米石皆充足于他省，生计毫无困苦，各皆奋勉。奴才等抵达之际，将军伊勒慎饬令协领巴泰，将解任副都统阳泰、塞尔德均摘去顶翎，即于所住衙署看守。其余官员近三十人，派官兵数百员名，皆在庙内看守。又因钦差大臣前来审案，其属下人众并不知晓事件将如何，以致右卫人众恐惶失措。后来将军伊勒慎行抵右卫，奴才等谨将

圣旨转降予伊勒慎，众人方知晓，得以安心。继而都统补熙前来，审毕案件，前往绥远城后，兵丁人众始知事件与彼等无关，现皆安帖。其军器，经奴才等查看，亦皆齐全，虽有糟旧者，亦无多，现皆交付八旗整修。再，本地滋生银两等事宜，已与将军伊勒慎、都统补熙会审具奏，相应恭候上谕，奴才等钦遵另行办理。

此外，奴才等窃思，右卫系重要驻防之地，今右卫城内只有两位副都统房屋，并驻有镶黄、正黄二旗满洲、蒙古，其余正白等六旗满洲、蒙古，以及左右二翼汉军旗，共计八营，均在城垣周围四五里至七八里不等地方修建营房，每一营房有一协领为首。查得，右卫额设协领，满洲八旗为八员、两翼蒙古旗为二员、两翼汉军旗为二员，共十二员。现正黄旗满洲协领苏通阿因占有披甲等案被解任，右翼汉军旗协领何天骄、左翼蒙古旗协领铁图皆因滋生银两案被解任革职；正红旗满洲协领白苏因房租银两案被解任，现余协领乌兰泰、巴泰、玛津泰、官福、爱坎、操达色、珠呼泰、刘元勋等八人内，操达色、官福、珠呼泰三人均因私自借用官房租银，现皆为理应立案议罪之员。又正白旗满洲协领巴泰，奴才等抵达右卫后，即闻悉其旗所有官员搜刮挪用兵丁草谷折色银八百八两，俟将军伊勒慎抵达，奴才等商议巴泰勒索银两之事。据伊勒慎称，我大致知晓此事，现今右卫所有事务，俱由巴泰掌管，相应从缓计议。等语。而后协领巴泰给奴才等呈文，其所呈之文，另行缮折恭呈御览。除此之外，奴才等寻访得，以旗兵共二百二十二名，每名各扣银三两二钱四分，连同所有官兵，共扣银八百余两。伊虽呈称系京城本佐领下兵丁捐助者，然奴才等访得，克扣全旗官兵钱粮属实。惟伊勒慎交付巴泰掌管之事，尚未完结，奴才等暂行搁置此事，尚未公开查讯。俟伊办完事务后，奴才等即行详加讯明，获悉实情，再另行缮折参奏。

又据奴才等闻悉，原将军王常至京城后，其家眷返京时，右卫官兵共凑银四百两捐助，镶红旗因属本旗，捐银八十两。在将军伊勒慎来后，镶红旗佐领玛申保递上控告本协领爱坎呈状一份，经伊勒慎亲审所取供词称，惟镶红旗所有官员皆听从协领爱坎之言，捐助王常银八十两，其余旗协领等均未捐助王常。等因出具甘结。此所取供词，转交奴才等办理前来。先前当将军伊勒慎面，奴才等将捐助王常之事，讯据协领巴泰告称，本旗所有官兵曾捐助王常银五十两，而八旗均曾捐助。等语。奴才等伏思，协领爱坎令本旗捐助，还是八旗共同捐助，事由之轻重迥异。现将八旗事务委于一人，即属不公。奴才等欲再究讯八旗，因与伊勒慎所取供词不同，以致奴才等断难和好，无奈之下，将此一案，俟伊勒慎抵达后办理。奴才等尽力匡正安抚处理，委实以奴才等之力无法匡正，再另行奏闻。

惟奴才之下，即协领职位甚为紧要，今于协领十二员内，已有四员解任，又有三员因擅用房租银而议罪。查此协领七员之罪，均不可任协领职务。至协领巴泰，敛取本旗所有官兵银两使用，严重触犯法纪，断不可留任协领。协领爱坎，令本旗官兵较他旗多出银捐助王常，亦属非是。俟伊勒慎来后，除奴才等共同商议查明另折公开具奏外，因此等案件，即应革职协领九员，现余协领三员，不仅断难兼管八旗官兵，且各营房倘无为首之员，亦多可虞。此等协领，理应从速补放之处，亦曾与伊勒慎商议，据伊勒慎称，我业已奏准，右卫官员，至入秋后再行补放。等语。奴才等愚见，其他官员，尚可迟延，而协领系一旗要职，空出一二员缺，虽即委派协领兼管，亦恐办事不力，以致延误公务。今空出协领四员之缺，即便于现任协领八员内，亦有涉案者，又将空出几缺。现今协领等也了解到各自之事，皆已得过且过，全然不再奋勉。今倘照伊勒慎所奏，至入秋结案后，再补放协领，则此间拣选送京，再由京城简选引见奏放，而后整装行抵右卫，又需时数月。此关系之处重大，即便奴才等二人，亦无可信之员，欲整治迁延之事，亦心有余而

力不足，故而奴才等诚恐有误圣主之委任。此等情由，奴才等知之，实难容忍，谨密行奏闻，伏乞圣主，将此补放协领事宜，特降旨伊勒慎从速办理，即行补放，则可于事有益，且边徼之兵，皆有实职管带之员，相应均可安心，于官兵甚有裨益。

奴才官保、庆泰均系庸愚至极末介奴仆，仰蒙圣主格外施恩，遣至边徼，惟恐仰副圣主敕諭力所不及。然地方事务有舛错之处，理合具奏者，亦未敢不闻达皇上。无论大小事宜，惟有闻达皇上后，奴才等愚昧之心方可落定。奴才等此密奏之事，乃为边徼协领不可空缺，而愚虑之处，伏乞圣主明鉴。倘为可行，仰蒙圣主特降諭旨施行，奴才等仰承皇上无尽之恩，会同伊勒慎办事时，得以协调。为此，诚惶诚恐，谨具密奏。

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日奉朱批：所奏甚是，已降旨予部。钦此。

正蓝旗满洲都统补熙等为审结右卫副都统等员玩忽职守等弊案事奏折

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七日

正蓝旗满洲都统臣补熙等谨奏，为遵旨会审具奏事。

窃于乾隆五年五月初六日，接准兵部咨文内开：本部具奏，内阁抄出，兼管右卫兵丁绥远城建威将军·散秩大臣·伯伊勒慎为此事具奏，乾隆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著该部严加察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据兼管右卫兵丁绥远城建威将军·散秩大臣·伯伊勒慎奏称（与乾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奏折相同，故略——编译者）。查得，右卫系边徼重地，派兵驻防至关重要。任事人员，理应廉洁自律，为公奋勉，治理营务，妥办兵备，严肃法纪，方能克职。该副都统塞尔德等，不曾操练兵丁，亦不演放炮位，随意弃置，致使损坏，有辱职守，且又令官马短缺近二千匹，擅自借出官银一千余两。再，阳泰等侵吞兵饷、令所属官弁等居住官房等种种舞弊，均已触犯法纪，理应交刑部审讯拟罪。惟此案对质人员极众，若往返行文解人，则延误时日，且亦难结案。原绥远城将军王常已病故，相应请旨派大臣至右卫，会同该将军，将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及参奏折内有名官弁等概行解任，查明原奏事宜，逐款核实申明具奏时，将应行议罪者交本部照例议罪，应行治罪者交刑部照律拟罪。又据奏称，承办滋生银协领苏通阿等十七员，其侵吞之实情，难以查证，均令暂行解任，严加究审，视其罪责之轻重，分别具奏。等语。故照其奏请，将协领苏通阿等十七员俱令解任，亦交钦差大臣会同该将军一并申明具奏。等因。乾隆五年五月初六日奏入，是日奉旨：依议。著派补熙。钦此钦遵。

臣补熙于五月十七日自京城起程，二十四日行抵右卫，俟将军伊勒慎于二十九日到达右卫后，即召集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及参奏折内有名人员，由臣补熙、伊勒慎共同审问塞尔德、阳泰曰：右卫系边徼重地，兵乃调遣之兵，倘有用处，则立即起程，尔等身为副都统，并不以事为事，不整饬营务，不妥善办理军备，致使官兵额定马匹短缺近二千匹，并不补充，乃何故，据实招供。等语。据塞尔德、阳泰一同供称：塞尔德我乃镶白旗满洲人，阳泰我系正白旗满洲人。我等右卫官兵，曾于雍正七年、九年出征二次，故将应交二千三百余匹马，用其额定马匹如数交纳。而后彼等虽曾置办马匹，未能足数，且又每年倒毙，以致共短缺马二千余匹。我等将缺马兵丁之钱粮，酌情坐扣存银六千余两外，现仍在陆续扣存。等语。所有右卫额定官弁等拴养马匹为几何、兵丁拴养马匹为几何、现今缺马匹实数为几何，以及扣存购马银六千余两始于何年情形，经查副都统官保等所呈之册，右卫官二百五员，额定马一千二百九匹；兵三千五百四名，额定马一万五百一十二匹，官兵份额马共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一匹。其中，先前查核时，官弁短缺之马一百五十一匹，兵丁短缺之马一千八百四十五匹，官兵共短缺马一千九百九十六匹；现

在查核,官弁又短缺马一百三十三匹,兵丁短缺马七百三十九匹,官兵共短缺马八百七十二匹。两次所查官兵短缺马共二千八百六十八匹。再,查现库存之银六千余两,均由各旗佐自去年十月起,从众缺马兵丁钱粮内,相继扣存。等因造册前来。查得,准兵部咨文内开,青州、福州、江宁、浙江官弁额定拴养马匹,准令减半拴养,其不拴养马匹,照其各省行情,由官弁所领草谷银内坐扣存储,俟用时,以备采买。至所扣马价银不敷时,仍将草谷银如数支付。等因。经各该将军奏请,由本部议复奏准在案。等语。

审问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曰:今右卫存有子母炮二十四门,然并不演放;兵丁之队列,亦未曾操练过一次;又不整治军器,俱致糟朽破损,此为缘何,据实招供。据塞尔德、阳泰共同供称:我等到任时,将军系申穆德,问申穆德未曾演放炮缘由,申穆德说,此等炮向未施放,亦向未领取弹药等物。是故,未曾演放。继任将军岱琳布、王常,均未令演放,故我等亦未曾演放属实。至于阵列,自到任以来,会同前任将军等,照例于每年春秋二季操练枪阵,春季演放鸟枪十三次,秋季演放鸟枪十六次,春秋骑射一次、步射二次,一个月内射箭六次,于旗所射箭六次,每年行围一次。至官兵之军器,将军接任查看时,八旗官兵之盔甲内有锈迹斑驳者,撒袋内亦有糟旧者,并无破损者。等语。又询问:兵部早已制定演练兵阵则例施行在案,尔等可曾按兵部颁发施行鸟枪弓箭兵列阵演练法操练乎。据供称:我等只曾操练过鸟枪阵列,并不知晓兵部颁发施行鸟枪弓箭兵列阵演练法,故未曾将弓箭兵列阵操练。我等有何可供。等语。令查官兵之军器是否确有破损之处,据副都统官保等称,八旗官兵之各项军器均皆齐全,其中官弁糟旧盔甲四副、正额兵丁极为糟旧盔甲二百八十副、糟旧撒袋五十副,及箭枝内羽毛磨损者均已粘补、生锈者亦皆磨亮,现皆可用。除此之外,再无糟旧磨损者。等因造册前来。

讯问解任副都统阳泰曰:尔身为副都统并不谋划兵丁生计,由正额兵内占有一名披甲,每月食钱粮,且令协领苏通阿一人即占有六名披甲,其余协领至骁骑校各占有正额披甲一二名不等,此为何故,据实招供。据阳泰供称:我本年七十四岁,已食俸饷五十七年,出征四次,作战四次。我仅有一子,曾为护军,雍正七年出征,九年于霍屯呼尔噶诺尔地方打仗阵亡。我再无其他子嗣,雍正七年出征阵亡所出兵缺,无人挑补,故经原将军申穆德奏准,令家生丁等一并挑补。我猜想此即为定例,于乾隆三年四月,经与副都统塞尔德相商,将我家生丁叶布肯选为披甲。又令官弁将家生丁一二名不等选为披甲。均属我糊涂之处,我有何供。等语。将此,讯据解任副都统塞尔德供称:阳泰将令其家生丁叶布肯选为披甲之处,与我相商时,我一时姑息,未曾驳回,听任阳泰挑补叶布肯为披甲食饷。至于官弁之家生丁一二名不等挑补披甲,乃我极为糊涂之处,我有何供。等语。余供同阳泰。讯据占有六名披甲解任协领苏通阿供称:我系正黄旗满洲协领、佐领、骑都尉,雍正十年经原将军申穆德奏准,令家生丁一并挑补披甲时,将我家生丁昌德、金福、德保三人,于雍正十年九月选为披甲;嗣后于十一年五月,将我家生丁色勒挑选为披甲;是年八月,将我家生丁六十八选为披甲;十二年正月,将我家生丁额勒格选为披甲,现皆应差。等语。查得,雍正十年八月原将军申穆德等奏请,其阵亡五百五十七名兵缺额,兼选满洲开档分户、家生子充补等因,是否允准施行,经查竟然不在案。遂经咨行兵部查询,据复文内开:查得雍正十年九月原将军申穆德咨称,阵亡之兵缺,已挑补五百五十七名兵。等因。遍查本部档册,并无申穆德所奏挑补家生子为披甲一案。故经咨行议政处、军机处查核,亦无申穆德所奏以家生子挑补披甲一案。等因由部咨复前来。其八旗官弁之家生子披甲数额及挑补之年月,经飭令协领巴泰查核,据呈文内开,于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前挑补者,有自协领至骁骑校之家生子披甲七十九名;四月十六日后挑补者,有自副都统至骁骑校之家生子披甲二十八

名,彼等均在应差。等因具呈前来。

又讯问塞尔德、阳泰曰:官房理应官为办理,尔等并不官为办理,皆隐匿致使遗漏,又任由官弁等居住收租,其故如何。另右司周围所有房屋及院中民人等自建房屋,每月所得租银,又何支给笔帖式赵昌,皆一一据实招供。据塞尔德、阳泰一同供称:我等到此之前,原将军申穆德除查奏征租之房百间外,其余房屋,曾令协领苏通阿住一处、笔帖式齐拉浑住一处、笔帖式集福住一处,继任将军岱琳布、王常及我等均未查出。至齐拉浑、集福裁缺回京后,云骑尉成德彼时当笔帖式,即令彼住齐拉浑所住之房。俟成德袭职后,仍在印务处行走,我等拟令彼暂住,俟有房再行移居,故仍令彼居住。令笔帖式赵昌住集福所住之房,至赵昌年满回京后,令笔帖式赵成住赵昌所住之房。又右司周围所有房屋及院内民人等自建房屋,每月所得租银五两八钱,我等到任之前,申穆德任此处将军时,每月将一两八钱银拨给左司书办吕智深为养赡费,其余四两银拨给笔帖式赵昌使用。笔帖式赵昌并无养廉银,且书办吕智深亦无资产,故我等到任后,亦并未抽出,仍拨给彼等。至赵昌年满回京后,即将此项房租银交付印务处领催霍伦泰等,按月征收交库。等语。讯问占住副都统份额房屋之苏通阿、成德及占住佐领份额房屋之赵昌曰:尔等无份额内房屋乎,尔等占住副都统、佐领份额房屋缘何,尔等住剩房屋每月得租多少,皆一一据实招供。遂据解任协领苏通阿供称:我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原先即由协领等居住,我任协领后,亦住此房。我住剩之房,每月收租钱八百文。又我协领份额房屋十五间,先前曾由蒙古旗骑都尉吉兰泰居住,吉兰泰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升补佐领,移居其份额房屋后,将此十五间房仍归还本满洲旗。我与本旗佐领存柱、防御达尔拜等相商后将此房屋充公,自雍正十三年五月始,每月收租钱三千五百文,旗内倘有公费之处,以此支用。等语。据解任云骑尉成德供称:我系正红旗满洲云骑尉。我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前曾由笔帖式齐拉浑居住,其铺面房每月收租钱七千一百文,亦由齐拉浑收取。齐拉浑于去年二月裁缺回京,彼时因我任笔帖式,即将齐拉浑所住房屋令我居住。我于去年三月移居此房以来,亦照旧收取租钱。本年五月,将我等所住房屋交公,停止收取租钱。等语。据笔帖式赵成供称:我于去年十二月任本处笔帖式,我所住之房屋,原曾由笔帖式赵昌居住,赵昌年满回京后,副都统塞尔德将此房交由我居住。塞尔德说,此房内有数间铺面房,每月得租钱三千五百五十文大制钱,此钱即归尔等笔帖式,尔收取使用。因此我即住此房,共收取五个月租钱用之。等语。将此情形,讯据解任副都统塞尔德等供称:成德、赵成所住房屋,向由笔帖式等相继居住,彼等住剩房屋所得租钱,亦由笔帖式等自行收取。故经我与阳泰相商,将此两处房屋,令成德、赵成居住,将每月所得房租,亦拨给其二人。惟我未经核查笔帖式份额房屋,将此项房屋交由彼等居住收租,乃我糊涂之处,又有何供。等语。阳泰所供之词,与塞尔德相同。传唤收取右司周围所有房屋所得租银移交之骁骑校霍伦泰、所得租银作为养赡费领取之书办吕智深。讯据吕智深供称:自乾隆二年二月起,于我右司行走之协领苏通阿等,经告知前任将军申穆德,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房租银内,拨给我一两八钱作为养赡费,至今每月仍得一两八钱银属实。等语。据霍伦泰供称:我系印务处领催,右司周围两处收租之房,笔帖式赵昌每月曾收取租银四两,赵昌年满返回京城后,大臣等交付我收租。我自去年九月始,至本年四月止,共收八个月租银三十二两,经呈文副都统,建造印务处送信人等居住之房一间用银十二两外,其余二十两银,遵奉副都统等饬交,存储于库。等语。传唤占住协领苏通阿份额房屋之吉兰泰,以及与苏通阿会商收取协领份额房屋所得租钱用于公费之存柱、达尔拜等。讯据吉兰泰供称:我系正红旗蒙古佐领、骑都尉。雍正七年四月,变卖官兵空房时,我系骑都尉,无份额之房屋,原将军申穆德令我居住正黄旗满洲协领份额房

屋一处,其中有铺面房五间,每月收租钱一千文。嗣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令我署理正黄旗蒙古佐领事务,我经告知原将军申穆德,即将此房交付协领苏通阿。等语。据佐领存柱、防御达尔拜等供称:我等与苏通阿属同旗之人,伊告诉我等,其所住份额房屋十五间,每月所得租钱,用于旗内公费,此情属实。等语。至领催霍伦泰所收三十二两房租银,确实建盖房屋与否,其余银两交库与否;众官弁、笔帖式等所住房屋,系由何将军、副都统等饷令居住;笔帖式赵昌每月所收右司周围房屋租银四两、书办吕智深每月所得银一两八钱,系何将军、副都统等拨给彼等;苏通阿协领份额内房屋,共收取几年几个月房租,通共收取房屋租钱几何,告知将军、副都统等与否,经饷交现今承办官房租事务协领刘元勋核查去后。旋据呈称:霍伦泰所收三十二两房租银,于印务处建造房屋时用去十二两,其余二十两银交库属实。又官弁、笔帖式等所住房屋,笔帖式赵昌每月所收右司周围房屋租银四两、书办吕智深每月所得银一两八钱,均由原将军申穆德及历任将军、副都统等令其居住、收租。至苏通阿收取协领份额房屋租钱之处,并未禀告知将军、大臣等,其中除吕智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房屋租银外,协领苏通阿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自雍正七年四月起,至乾隆五年六月止,连同四个闰月,居住一百三十九个月,其住剩房屋收租共一百一十千二百文大制钱。又苏通阿协领份额房屋,自雍正十三年五月起,至乾隆五年六月止,连同一个闰月,苏通阿收取六十三个月房租,其所得共二百二十千五百文大制钱。骑都尉吉兰泰所住协领份额房屋,自雍正七年四月始,至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止,连同三个闰月,居住七十六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七十六千文大制钱。笔帖式齐拉浑、云骑尉成德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齐拉浑自雍正十二年四月起,至乾隆四年二月止,连同两个闰月,居住六十一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四百三十三千一百文大制钱;成德自乾隆四年三月起,至本年四月止,居住十四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九十九千四百文大制钱。笔帖式集福、赵昌、赵成所住佐领份额房屋,集福自雍正七年四月起,至乾隆四年二月止,连同四个闰月,居住一百二十三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四百三十千五百文大制钱;赵昌自乾隆四年三月起,至是年十一月止,居住九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三十一千五百文大制钱;赵成自乾隆四年十二月起,至本年四月止,居住五个月,所得房租共十七千五百文大制钱。笔帖式赵昌又将右司周围房屋租银,自雍正十一年七月起,至乾隆四年八月止,连同两个闰月,共得七十六个月租银三百四两。等因具呈前来。讯问挪用房租银之协领白苏、佐领曹坤、吉兰泰、观音保曰:尔等皆系承办官房租银之人,为何挪用官房租银,借给何人,皆一一据实招供。据白苏供称:我系正红旗满洲协领兼佐领、骑都尉,本年七十二岁,我与曹坤、吉兰泰、观音保一同办理官房租事务。我等所收房租用于公费,所用数目,每年八月造具清册送部奏销。本年三月,将军接任查看时,扣除用于公费之银,应行存库银为三千三百二十五两余,今库存银仅有二千二百三十四两三钱,尚缺银一千九十两九钱四分。其中,除给镶黄旗劳格遗孀建造牌坊所拨银三十两外,遵奉大臣等嘱咐,借给协领珠呼泰银二百两、协领官福银一百两、协领操达色银一百两,其余四百九十八两四钱二分银内,我挪用一百三十两、曹坤挪用一百二十五两五钱九分、吉兰泰挪用一百二两八钱三分、观音保挪用一百四十两。在将军查核时,操达色所还银六十两、我等所收二、三两个月房租银一百六十二两五钱二分,以及吉兰泰、官福和我三人挪用银,均如数交还;曹坤挪用之银,交还一百两,皆已入库。其余银二十五两五钱九分及珠呼泰所还银一百二十两,于将军核查后翌晨交还。等语。据曹坤供称:我系正白旗汉军佐领、三等轻车都尉,我挪用银一百二十五两五钱九分,均已如数交还。据吉兰泰供称:我系正红旗满洲佐领、骑都尉,我挪用银一百二两八钱三分,均已如数交还。据观音保供称:我系正黄旗防御、云骑尉,我挪用银一百四十两,

均已如数交还。等语。其余供词,皆与白苏同。传唤借银之珠呼泰、官福、操达色,讯据协领珠呼泰供称:去年五月,我去新城解送骆驼时,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房租银借给我二百两。我所借之银,本年二月已交还一百二十两,其余八十两银,已于五月初十日如数归还。等语。讯据协领官福、操达色供称:去年九月,我等前往京城引见,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房租银借给我二人,每人各一百两。我等所借之银,本年三月、五月,均已如数归还。等语。将此,讯据塞尔德、阳泰供称:我等借给协领珠呼泰、官福、操达色等银两属实。等语。珠呼泰等亏欠之银,委实偿还完毕与否,飭令现今承办房租事务协领刘元勋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除白苏等先前所交银两外,其余珠呼泰未交银八十两、官福未交银一百两、操达色未交银四十两,已于五月初十日如数交还,现皆存库属实。等因具呈前来。

讯问经营滋生银天元号当铺事务林顺、达春,办理天益号当铺事务赫棱泰、张永志曰:滋生银特用以生息,以济旗兵人等红白事件之项,并非借给旗人者,今尔等反倒贷取高利,坑害旗人,且又将不值钱之物当给数倍银钱,仅典当之新当即达数千两银。由此观之,尔等显系希图轻易获利,收取高利,从中侵吞。再,天元号当铺六百余两又未收取利银,其故为何,据实招供。据林顺供称:我系镶黄旗防御,与达春一起办理天元号当铺事务。我等当铺之本银四千两余,其中典当之正当银一千一百两、典当之新当银二千九百两余,每两均各取利息三分。再借给旗人民人等银三百三十两,均各取利息二、三分。我等以三分利息经营新当及借贷缘故,乃因大臣等传唤主管当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及我等一同去后嘱咐说,尔等设法生息办理,除扣去尔等当铺所有费用外,各取二分利息。故我等思虑,倘均经营典当,赎回方获三分利,若不赎回,将其典当物件变价,所获利息尚不足一分。其新当及借贷,均有担保人,相应不能不赎回或归还,可得三分利,遂经营新当及借贷。又现今我等当铺所雇民人李天保借支银一百两、其余旗人民人等借支银五百余两,彼等均仅归还本银,未曾给付利息。我等所有获得利息,皆已记入奏销册,分毫未曾隐匿,现店铺中有帐,询问记帐人赵贤林即可知道。等语。据达春供称:我系正黄旗防御、骑都尉,办理天元号当铺事务。其余供词,与林顺相同。林顺、达春委实有无隐匿情弊,传唤当铺记帐人赵贤林,讯据供称:我系大同地方人,在天元号当铺记帐。前于雍正十三年四月,奏销本当所有四千六百两余银时,办理我等当铺事务官弁等恐本银亏损,经共同商议,每千两银扣留一百二十两,以备贴补本银亏损,共扣留备用银五百六十二两余。又佐领艾光祖归还典当之新当银六十两,因出售房屋、买卖酒曲子亏损本银,又为替天成号米铺还债、转给天益号当铺本银等项,赔补银二百九十两余,余银三百三十两余。后来奏销时,已陆续归入奏销册。等语。将此,究讯林顺、达春。据达春供称:乾隆三年十月,大臣等始派我与林顺一起办理当铺事务。此项备作贴补亏损本银之银,雍正十三年四月扣留,我并未赶上。等语。据林顺供称:先前奏销时未曾纳入,除赔补出售原先购置开店房屋及买卖酒曲子亏损本银等项外,其余银两,陆续归入奏销册属实,我等并无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与赵贤林相同。此项私扣备作贴补亏损本银之银,是否确实用于贴补亏损本银,后又记入奏销册与否,飭令原先派往核查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查得天元号当铺原有本银亏损贴补备用银五百六十六两九钱八分,又有佐领艾光祖归还典当之新当银六十两,用于赔补出售原先购置开店房屋及买卖酒曲子亏损本银等项,共余银三百三十五两二钱八分,后来皆已陆续归入奏销册。此皆由章京林顺经手办理。等因具呈前来。传唤借支天元号当铺银两记帐民人李天保,讯据供称:我乃天元号当铺记帐人,因欠债无力偿还,于乾隆二年十二月,自当铺借银一百两还债。我所借银一百两,至三年十一月,归还本银,未给付利息属实。等语。李天保所借银一百两,其余旗人民

人所借银五百余两,均曾归还与否,有无利息,飭交原先派往查核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经查看帐目,李天保等人所借银两,均已归还,无利息属实。等因具呈前来。据办理天益号当铺事务赫棱泰供称:我乃镶黄旗佐领、云骑尉,与张永志一起办理天益号当铺事务。此当铺本银四千二百八十七两六钱六分,既有经营正当者,亦有典当不值钱物件之新当,皆各取利息三分。我等经营新当之缘故,乃因缴纳本银,大臣等传唤主管本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及我等去嘱咐说,尔等设法尽量多生息。故我等思虑,倘均经营正当,赎回方可获利三分,若不赎回,将其典当物件变价,所获利息不足一分。经营新当,因有担保人,相应不能不赎回,遂可得三分利息。故经我等共同商议,方始经营新当。我等所得利息,得一分报一分。自乾隆元年七月我进当铺以来,并无放债之处,现在尚未交纳应取二分息之债银一百三两三钱,系由从前办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等借贷者。又于雍正十三年前,本铺所有本银亏损备贴银六百二十余两,用于偿还出售大麦亏损本银及各铺应到达海等所贷钱银利息等项。此皆系从前办理店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等经手之事,我等既未经办,亦无侵吞之处,今铺存帐目可查。等语。据张永志供称:我乃镶蓝旗汉军骁骑校,乾隆三年办理天益号铺事务。等语。其余供词,与赫棱泰相同。此项未曾纳入奏销而备贴本银亏损之银,是否确实用于贴补之处,飭交原先派往核査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天益铺所有备贴本银亏损银六百二十七两一钱,从前办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原佐领因军政考核降级调用回京双喜经手,用于贴补出售大麦亏损本银及各铺应交利息等项属实。等因具呈前来。讯问办理业已关闭天裕衣铺事务成德、李世弥曰:尔等开铺经商,既因无利可图而关闭,理应将尔等所收银两即行交库,然并不交库,且又放债,为何缘故,此非尔等谋取利益乎,据实招供。据成德供称:我乃正红旗云骑尉,与李世弥一同办理天裕铺事务,我等开设衣铺经商,因无利可图,将铺关闭,除当即所交银两外,尚未交纳银二千一百四十余两。此银系衣物等项亏损之银,并无利息。于店铺关闭后,每月仍交官利银二十一两四钱余,至去年二月,经禀告主管本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我等陆续所收八百两银,以每两取息三分放贷,其每月所得二十四两利银,用于交纳官息、租用房屋及置办纸张等项。迄今陆续收取上交库存银七百六十两余,现铺存银一百六十两余,亏损衣服等物件银五百两余、债银六百两余,尚未交纳银共一千一百两余。等语。据李世弥供称:我系正蓝旗汉军佐领、云骑尉,办理业已关闭天裕号衣铺事务。等语。其余供词,与成德相同。除陆续交库银外,尚欠一千一百余两银。飭交原先派往核査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在帐上所记欠银人员内,民人梁思等二十七人欠银一百一十五两五钱三分,旗人阿齐图等七人欠银二十八两四钱,此二项共欠银一百四十三两九钱三分,全然无人,均无以赔补。等因具呈前来。复行究讯成德、李世弥,据供称:此等人皆已病故,其逃逸人等无以赔补之银一百四十三两九钱三分,我等情愿偿还。等语。讯问主管天元、天益号两家当铺及业已关闭天裕号衣铺事务苏通阿曰:尔系总统管理此三铺事务之人,此滋生银乃特为有利于旗兵人等红白事件之项,并非借给旗人者。今尔所管此三铺,皆放高利贷,损害旗人,且两家当铺将不值钱物件当以数倍银钱,仅此新当即为数千两银。尔系总统管理此三家店铺事务之人,并未制止,其故为何。尔必有与各铺人等合谋侵吞之处,据实招供。据苏通阿供称:我主管天元、天益两家当铺及天裕号衣铺事务,天元、天益两家当铺,经营取息三分之新当及借贷,其缘故系交纳本银,因大臣等飭令设法尽量多生利息,方始经营新当及借贷。又天裕号衣铺关闭后,因仍交官利银两,将陆续收缴银以三分利息放贷属实,我等并无合谋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均与林顺、赫棱泰、成德等相同。

讯问经营滋生银天禄号铺事务巴彦图、哈达海、齐齐哈尔、李仲伯，以及办理天润号事务全福、权文兴、法杜、满图曰：滋生银乃利裨旗兵人等红白事件之项，并非借给旗人者。尔等开铺并不公平经营，反而放高利贷损害旗人，缘在何处。此非尔等多获利后以期侵吞乎。尔等委实侵吞与否，据实招供。等语。据巴彦图供称：我乃镶红旗佐领、云骑尉，与哈达海、齐齐哈尔、李仲伯一同办理天禄号布铺事务。乾隆三年十月，我等领取本银五千两，开设布铺，以钱文交易。右卫乃小地，经商无利可图，故经我等与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何天骄相商，每两各取利息二分放贷，一分交纳官息，一分用于雇佣商铺伙计并交房租等项。未及一月，大臣等传唤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铁图、何天骄及我等至衙门嘱咐说，尔等设法多生利息，用以交付本银。我等迫于无奈，经共同商议，自是年十一月起，每两取息三分放贷。将此，每年皆照例奏销。去年十月底奏销时，除具呈奏销所得利息外，未曾奏销利银四百两余。又自去年十一月始，至本年十月止，将所得利息呈报将军后，复算出多余利银三百两余。此两项共多出七百两余利银，经我等共同商议，于借银人员内，倘有亡故、逃逸及无力偿还者而亏损本银，则以此银贴补；若无用处，则列入本年十月奏销册内。此项银两，于本年将军来前三月十五日，我等曾缮单交给协领铁图、何天骄。俟将军核查后，于是月二十四日，铁图、何天骄会同我等告知二位副都统。我等并无侵匿之处，在商铺中有帐目可查。等语。哈达海供称我乃正黄旗蒙古佐领，李仲伯供称我乃镶红旗汉军旗防御，我等皆办理天禄号布铺事务。其余供词，与巴彦图相同。据办理天润号布铺事务全福供称：我乃正红旗佐领、云骑尉，我与权文兴、法杜、满图一同办理天润号布铺事务。乾隆三年十月，我等由库支取本银五千两经商时，当即用二百九十九两银购进布匹营业。右卫乃小地，经商无利可图，故经我等与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何天骄共同商议，将其三千七百两银取息二分放贷。是月，因交本银，副都统等飭令多取利息。遂自十一月始，陆续收取银两，均取三分利息放贷，还本银一两，则减息一两。自乾隆四年十月奏销起，至五年二月止，在所得利银具报将军后，我等又复算出二百五十三两三钱五分利银，欲本年奏销时，一并造册奏销。至将军查核后，经禀告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铁图、何天骄，于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呈报两位副都统，我等并无亏空等项，现有帐目可查。等语。权文兴供称我系镶黄旗汉军佐领，法杜供称我系镶蓝旗防御，满图供称我系正蓝旗蒙古防御，皆办理天润号布铺事务。其余供词，与全福相同。讯问主管天禄、天润二铺事务铁图、何天骄曰：尔等乃总统办理此二铺事务之人，此滋生银乃特为有利于旗兵人等红白事件之项，并非借给旗人者。今尔等所管此二铺，皆放高利贷，致使旗人受苦，其故为何。尔等系总统办理之人，竟不制止，必有与商铺人等合谋侵吞之处，据实招供。据铁图供称：我系左翼蒙古旗协领、镶黄旗佐领，我与何天骄一同主管天禄、天润两家布铺事务。天禄、天润二铺于乾隆三年十月开业，至十一月大臣等派遣管理店铺事务，我到店铺查看帐目，记有各以二分、三分放贷者，经询问缘故，据此二铺章京等告言，大臣等飭令设法以各取三分利息经营。嗣后大臣等又传唤我铁图、何天骄及两铺章京等到衙门嘱咐说，他省滋生本银均已交齐，惟本右卫尚未交本银，嗣后设法均以各取三分利息经营，方可足敷兵丁人等红白事件，且亦得以渐次缴纳本银。是故，我等所管二铺俱各取三分利息放贷属实。本年三月，据天禄号布铺章京等禀告我等称，自乾隆三年十月开业以来所得利银，除去年十月奏销外，尚剩七百余两银。去年奏销时，因尚未算清，皆查大略总数列入奏销册，本年方查明。我等以为，铺中皆为借贷之债，倘有亡故或逃逸者，即以此银贴补，若无用处，则并入本年奏销册。等因禀告前来。而后将军派协领等查核各项帐目，我等即询问天润号布铺章京等，已将该铺所有二百余两多出利银，一并呈报副都统等，亦禀告派来查帐协领巴泰等。此项银两，皆入帐属实，我等并无伙同侵吞

之处。等语。其余供词，皆与巴彦图、全福等相同。据何天骄供称：我系右翼汉军旗协领兼正红旗佐领，主管天禄、天润二铺事务。我等所管二铺，均照大臣等嘱咐之言，俱各取三分利息放贷属实。又二铺所有多出利银，均已入帐，并无隐瞒侵吞之处属实。等语。其余供词，亦同铁图、巴彦图、全福等。所有店铺各取三分利息放贷缘故，以及天禄、天润二处布铺未曾奏销多出利银是否具报，询据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供称：所有店铺各取三分利息放贷之处，我等听闻属实。每年奏销所得利银时，完纳官息及其店铺费用，即至三分。又天禄号布铺七百余两利银、天润号布铺二百余两利银，未曾列入奏销之处，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协领铁图、何天骄曾给我等呈上文稿。此项银两，俟至将军查核时，方行呈稿，现有无银两之处，查帐可知。等语。遂飭交原先委派核查之协领巴泰复行查帐去后。旋据呈称：天禄号布铺多出利银七百余两、天润号布铺多出利银二百五十余两，现均在铺。等因具呈前来。又飭查已关闭天喜号布铺尚未交纳一百八十余两银去后，亦据呈称，此项银均系外人所欠，并无他故，查库后均已交纳。等因具呈前来。

臣等会审得，臣伊勒慎参奏官马短缺、滋生银两不清等项案内，审讯原参官兵马匹短缺近二千匹一项。据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供称：我等右卫之官兵，因于雍正七年、九年两次出征，将应交马二千三百余匹以其额定马匹如数交付后，虽经自行买补，然数额未足，且因每年倒毙折损，以致共短缺二千余匹马。我等除酌扣短缺马匹之官兵钱粮六千余两存库外，现仍相继扣留存库。等语。遂令查明右卫正额官弁拴养马匹为几何、兵丁拴养马匹为几何、现共短缺马匹实数为几何，以及扣存采买马匹之银六千余两，始扣于何年。据副都统官保等咨送档册记载，官弁二百五员，额定马一千二百九匹；兵三千五百四名，额定马一万五百一十二匹，官兵额定马共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一匹。其中先后两次所查官弁短缺马二百八十四匹，兵丁短缺马二千五百八十四匹，共短缺马二千八百六十八匹。再查现库存六千余两银，均称自去年十月始，由缺马兵丁之钱粮内相继坐扣。查得，右卫乃边徼要冲，官兵额定拴养马匹至关重要。若倒毙折损，即宜添补。虽自去年十月始，由各缺马兵丁之钱粮内相继坐扣六千余两银存库，然令额定马短缺二千八百六十八匹，塞尔德、阳泰并未飭令添补，委实有辱职守。查兵部咨文载，青州、福州、江宁、浙江官弁等额定拴养马减半拴养，其不拴养之马，照其各省价格，由各员所领草谷银内坐扣存留，以备用马时购买。俟扣足马价时，仍如数支放草谷银。等因。由各该将军奏请，经本部议复奏准施行在案。据此，亦请将右卫官弁等拴养马匹减半，现今所缺马匹之一半，至秋季如数添补，其不再拴养之一半马匹，飭交该副都统等，由各官弁所领草谷银内坐扣存储，以备用马时购买。右卫地处边外附近，每匹马定价银十两，俟扣足马价银时，仍照例支放草谷银。其兵丁拴养马匹内短缺者，因春夏无从获马，相应于本年秋冬、明年秋冬二季，概如数添补。

审讯原参存有子母炮不曾演放一项。据塞尔德、阳泰供称：此等火炮，因前任将军申穆德等并未领取弹药等物，故我等遵循亦未施放演练。等语。有现成之炮，且并不演放，苟且懈怠属实。

审讯原参不曾操练兵阵一项。据塞尔德、阳泰供称：我等每年春秋二季与前任将军等一同验看官兵马步箭技艺，两次步射弓箭、列枪阵操练，每年行围一次。我等因不知兵部颁行条例，仅令官兵列枪阵操练，未令弓箭兵入阵操练。等语。塞尔德、阳泰虽供称操练枪阵，然未按部颁条例操练兵阵，有违定例。

审讯原参并不整飭官兵军器，致使糟旧生锈一项。据塞尔德、阳泰供称：八旗官兵军器内，

有糟旧或生锈者，并无破损者。等语。委实有无破损者，经飭副都统官保等查看，八旗官兵各项军器俱齐全，其中正额兵之过于糟旧盔甲二百八十副、糟旧撒袋五十副。以此观之，塞尔德、阳泰平素不加修整军器，疏忽惰怠属实。

审讯原参正额兵内，副都统阳泰占有披甲一名，月食钱粮，且正黄旗协领苏通阿一人即占有披甲六名，其余协领官弁各占有正额披甲一二名不等一项。据阳泰供称：本年我七十四岁，于所遗兵缺挑补披甲时，因无人挑补，经原将军申穆德奏准，曾将家生子等一并挑补。我意此即为例，于乾隆三年四月，经与副都统塞尔德商议，将我家生子叶布肯选为披甲。又挑选官弁等家生子一二名不等为披甲属实，我有何供。唯彼等皆在当差，并未沾名食钱粮。等语。将此讯问塞尔德，其供词与阳泰相同。据解任协领苏通阿供称：雍正十年，经原将军申穆德奏准，将家生子一并挑补披甲；于雍正十年九月，令我家生奴仆三人为披甲；后于十一年五月，令我家生子一人为披甲；是年八月，又令我家丁一人为披甲；十二年正月，令我家生子一人为披甲。此六名披甲，均在当差。等语。查得，雍正十年八月原将军申穆德等曾奏，阵亡兵缺五百五十七名，以满洲、开档分户、家生子通融挑补。等因在案而已。查其奏准与否，档册内竟无记载。经咨行兵部查询，据咨复称：查得雍正十年九月原将军申穆德来文内开，阵亡兵遗缺，已挑补五百五十七名。等因。详查本部档册，并无申穆德所奏以家生子挑补披甲一事，遂经咨行议政处、军机处查询，亦无申穆德所奏家生子挑补披甲事宜。等因咨复前来。查八旗官弁等家生子为披甲者数目及挑取年月，于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前，挑取官弁等家生子为披甲者七十九名；四月十六日后，挑取官弁等家生子为披甲者二十八名。彼等均曾当差，并非沾名食钱粮者，相应免于追还其所食钱粮。惟正额兵缺挑取另户人，且历任将军、副都统以家生奴仆挑补披甲，明知瞻徇违例属实。再该管协领、佐领等，虽奉大臣等指示挑选家生子为披甲，然并未提醒制止，亦属非是。

审讯原参遗漏隐瞒之官房任由官弁等居住，每月收租一项。据塞尔德、阳泰供称：我等在此之前，原将军申穆德查出收租房一百间具奏外，其余房屋，曾由协领苏通阿居住一处、笔帖式齐拉浑居住一处、笔帖式集福住一处，继任将军岱林布、王常及我等均未查出。而后齐拉浑、集福裁缺回京，因云骑尉成德时任笔帖式，遂令居住齐拉浑所住房屋。迨成德袭职后，因仍在印务处行走，我等意为令彼暂住，俟有房屋再迁，故仍由彼居住。笔帖式赵昌住集福所住房屋，赵昌年满回京后，笔帖式赵成居住赵昌所住房屋。又右司周围所有房屋，每月所得租银五两八钱，此乃我等尚未到任前，申穆德任本地将军时，每月将一两八钱银拨给右司书办吕智深作为养赡费，其余四两银拨给笔帖式赵昌作为食俸。我等到任，亦未抽出，仍拨给彼等。至赵昌年满回京后，将此房屋交付印务处领催霍伦泰等，每月收租交库。等语。据占住副都统房屋之苏通阿供称：我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原先即由协领等居住，我任协领后，亦住此房。我住剩之房，每月得租钱八百文。又我所任协领份额房十五间，前曾由骑都尉吉兰泰居住。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吉兰泰升补佐领后，迁居其份额房屋，仍将此十五间房归还我旗。我将此房，经与本旗佐领存柱、防御达尔拜等商议，收取每月所得租钱三千五百文，全旗倘有公费之处，即以此支用。等语。据占住副都统份额房屋解任云骑尉成德供称：我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原由笔帖式齐拉浑居住，铺面房每月所得租钱七千一百文，亦由齐拉浑收取。去年二月，齐拉浑裁缺回京，彼时我任笔帖式，大臣等即将齐拉浑所住房屋给我居住。我自去年三月入住此房以来，亦仍旧收租。等语。据占住佐领房屋笔帖式赵成供称：去年十二月，我被委任本地笔帖式，我住此房，原由笔帖式赵昌居住，赵昌年满回京后，副都统塞尔德将此房交由我居住。塞尔德说，此房内

有数间铺面房,每月可得租钱三千五百五十文大制钱,此钱即归尔等笔帖式,尔收取使用。是故,我即住此房,共收取五个月租钱使用。等语。将此讯问塞尔德等。据塞尔德供称:成德、赵成所住房屋,向由笔帖式等相继居住,其住剩房屋所得租钱,亦由笔帖式等自行收取,遂经我与阳泰相商,将此二处房屋,令成德、赵成入住,将每月所得房租,亦拨给其二人。惟我并未查笔帖式等份额房屋,将此项房屋拨给彼等居住收租,乃我糊涂之处,有何分辩。等语。阳泰所供,与塞尔德同。传唤收取右司周围房屋所得租银交纳之领催霍伦泰,作为养赡费领取房租银之右司书办吕智深。讯据书办吕智深供称:自乾隆二年二月始,本右司行走协领苏通阿等,经禀告前任将军申穆德,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房屋租银内,拨给我一两八钱作为养赡费,迄今我仍每月得银一两八钱,属实。等语。讯据领催霍伦泰供称:右司旁边两处收租房,曾由笔帖式赵昌每月收取租银四两,赵昌年满回京后,大臣交由我收租,自去年九月始,至本年四月止,我共收取八个月房租银三十二两,经呈报副都统等,除建造印务处传信人等住房一间用银十二两外,其余银二十两,遵奉副都统等飭交,已交公库存储。等语。传唤占住协领苏通阿份额房屋吉兰泰、与苏通阿商议收取协领份额房屋所得租钱用于公费之存柱、达尔拜等。讯据解任佐领、骑都尉吉兰泰供称:雍正七年四月,官兵空闲房屋变价时,因无骑都尉份额房屋,原将军申穆德将正黄旗满洲协领份额内空房一处给我居住,其中铺面房五间,每月收租钱一千文,后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令我署理正黄旗蒙古佐领事务,经禀告原将军申穆德,我即将此房交给协领苏通阿。等语。讯据佐领存柱、防御达尔拜等供称:苏通阿因与我等同旗,故收取其协领份额内十五间房每月所得租钱,用于全旗公费,此情告知我等属实。等语。将此,飭交现今承办官房租事务协领刘元勋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霍伦泰所收三十二两房租银,于印务处建房一间时用十二两,其余二十两银已交库属实。再,各官弁、笔帖式等所住房屋及笔帖式赵昌、书办吕智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房租银,均由原将军申穆德、历任将军、副都统等安置收租。又苏通阿收取协领份额内房租事宜,并未禀告将军、大臣等。其中除书办吕智深每月所得右司周围房租银外,协领苏通阿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自雍正七年四月始,至乾隆五年六月止,连同四个闰月,居住一百三十九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租钱共一百一十一千二百文大制钱;又苏通阿协领份额房屋,自雍正十三年五月起,至乾隆五年六月止,连同一个闰月,共收租六十三个月,其所得房租钱共二百二十千五百文大制钱;骑都尉吉兰泰所住协领份额房屋,自雍正七年四月起,至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止,连同三个闰月,居住七十六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钱共七十六千文大制钱;笔帖式齐拉浑、云骑尉成德所住副都统份额房屋,齐拉浑自雍正十二年四月始,至乾隆四年二月止,连同两个闰月,居住六十一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钱共四百三十三千一百文大制钱;成德自乾隆四年三月起,至本年四月止,居住十四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共九十九千四百文大制钱。笔帖式集福、赵昌、赵成所住佐领份额房屋,集福自雍正七年四月始,至乾隆四年二月止,连同四个闰月,居住一百二十三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钱共四百三十千五百文大制钱;赵昌自乾隆四年三月起,至是年十一月止,居住九个月,其住剩房屋所得房租钱共三十一千五百文大制钱;赵成自乾隆四年十二月始,至本年四月止,居住五个月,所得房租钱共十七千五百文大制钱;又笔帖式赵昌收取右司周围房屋租银,自雍正十一年七月起,至乾隆四年八月止,连同两个闰月,共得七十六个月租银三百四两。等因具呈前来。查得,各官弁、笔帖式等均有各自份额房屋,自应即按其份额房屋居住。原将军申穆德于雍正七年查奏官房时,仅查奏一百间收租房,其余空房并未具奏,官为收租,均令官弁、笔帖式等居住收租,诚系已故原将军申穆德遗漏。升任江宁将军岱林布、已故原将军王常及现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在

任时并未抽回此等遗漏房屋,仍令官弁、笔帖式等居住收租,诚属徇私。再,苏通阿将其协领份额房屋,并未禀告将军、副都统,即行收租,用于全旗公费,属违法行为。解任协领苏通阿等所住副都统、协领、佐领份额房屋,均由历任将军、副都统等令其居住,相应将其住剩房屋所得租钱,由历任将军、副都统等分摊代为偿还。再,右司周围所有房屋每月所得房租,除拨给书办吕智深作为养赡银外,笔帖式赵昌所收租银,亦系历任将军、副都统等拨发者,相应亦由历任将军、副都统等分摊代为偿还。惟苏通阿将其协领份额房屋,未经禀告将军、副都统等,即收房租用于全旗公费,相应将其所收房租,由其名下偿还。再,将此等官房均行抽出,其所收房租银,俟奏销官房租银时,一并入册具报。

审讯原参挪用库存官房租银千两余一项。据承办官房租事务解任协领白苏供称:我本年七十二岁,会同曹坤、吉兰泰、观音保办理官房租事务。我等所收房租用于公费,所用数目,每年八月造具清册咨部奏销。本年三月将军接任核查时,扣除用于公费银两,应存库银三千三百二十五两余。今库存银仅有二千二百三十四两三钱,尚短缺银一千九十两九钱四分。其中除给镶黄旗劳格遗孀建立牌坊支拨银三十两外,遵奉副都统等嘱咐,借给协领珠呼泰银二百两、协领官福银一百两、协领操达色银一百两。其余银两,我挪用一百三十两、曹坤挪用一百二十五两五钱九分、吉兰泰挪用一百二两八钱三分、观音保挪用一百四十两。至将军核查时,将操达色所还银六十两、我等所收二三两个月房租银一百六十二两五钱二分、以及吉兰泰、官福、我等三人挪用银,均如数交还,曹坤挪用银交还一百两,均已入库,其余银二十五两五钱九分,以及珠呼泰所赔银一百二十两,于次日晨交还。等语。解任佐领、轻车都尉曹坤,佐领、骑都尉吉兰泰,防御、云骑尉观音保,其供词皆与白苏相同。传唤借支银两协领珠呼泰、官福、操达色。讯据协领珠呼泰供称:我于去年五月前往新城解送骆驼,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房租银借给我二百两。我所借银两,已于本年二月归还一百二十两,余银八十两,已于五月初十日归还。等语。据协领官福、操达色供称:我等于去年九月赴京引见,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房租银借给我等二人每人各一百两。我等所借银两,于本年三月、五月均如数归还。等语。将此讯据塞尔德、阳泰供称:我等借给协领珠呼泰等银两属实。等语。珠呼泰等所欠银两,确实皆已还清与否,经饬交现在承办房租事务协领刘元勋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除白苏等先前所交银外,所剩珠呼泰等尚未交还银八十两、官福尚未交还银一百两、操达色尚未交还银四十两,已于五月初十日如数交还,现皆存库属实。等因具呈前来。协领珠呼泰、官福、操达色所借之银,乃塞尔德、阳泰饬令借支者,不可与私借官饷者相比,惟塞尔德、阳泰将公费之项借给该官弁,实系徇情违法行为。再,解任协领白苏、佐领曹坤、吉兰泰、防御观音保等,均系承办官房租银事务之人,然各自挪用银两,实属违法行为。

审讯原参承办两家当铺、两家布铺、关闭衣铺滋生银协领、佐领等员图谋轻易获利,放高利贷,损害旗人,为不值钱物件支付数倍银钱经营新当一项。据办理天元号当铺事务解任防御林顺、达春供称:本当铺本银四千两余,其中经营正当银一千一百两、新当银二千九百两余,每两均收取利息三分。又借给旗人人民人等银三百三十两,均收取利息二三分。我等所以收取三分利经营新当及借贷,乃因大臣等传唤主管本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及我等一并前去嘱咐说,尔等设法生息,除尔等铺内各项费用外,各收取二分利息。故我等思虑,倘俱经营正当,赎回方得三分利息,若不赎回,将其典当物件变价,所得利息尚不足一分。经营新当及借贷,因均有担保,相应不赎回,亦可得三分利息,故经营新当及借贷。又现今我等当铺所雇民人李天保等人所借六百两余银,彼等仅还本银,未曾付利息。我等所获所有利银,均纳入奏销册,分厘未敢隐

匿。等语。林顺、达春委实有无隐匿情弊，传唤当铺记帐人张贤林，讯据供称：我乃大同地方民人，在天元号当铺作帐。前于雍正十三年四月，奏销本当铺所有四千六百两余银时，经办理本当铺事务官弁等共同商议，每千两银各扣一百二十两，以备贴补亏损本银。遂扣留备用银共五百六十两余。又将佐领艾光祖归还新当银六十两，后来出售原先购置开铺房屋、买卖酒曲子时亏损本银，又为天成号米铺偿还、挪给天益号当铺本银等项，贴补银二百九十两余，其余三百九十两银，业已陆续归入奏销册。等语。将此，究讯林顺、达春，据达春供称：乾隆三年十月，大臣等派我会同林顺办理当铺事务。此项备补本银亏损之银，于雍正十三年四月抽出，我未赶上。等语。据林顺供称：先前未曾纳入奏销册之银，偿还后来出售原先购置开铺房屋、买卖酒曲子时亏损本银等项，其余银相继纳入奏销册属实，我等并无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与赵贤林相同。此等银两，委实用于贴补亏损与否，后来纳入奏销册与否，飭交原先派往核查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据呈文内开：查得天元号当铺备作贴补旧有本银亏损银五百六十六两九钱八分，又佐领艾光祖归还新当银六十两，贴补后来出售原先购置开铺房屋、买卖酒曲子时亏损本银等项，其余三百三十五两二钱八分银，后均已相继归入奏销册。此皆由章京林顺经手办理。等因具呈前来。传讯借支天元号当铺银之记帐民人李天保，据供称：我乃天元号当铺记帐人，因欠贷无力偿还，于乾隆二年十二月，由当铺借银一百两还贷。我所借一百两银，于乾隆三年十一月归还本银，未还利息属实。等语。李天保所借银一百两、其余旗人民人等所借银五百两余，均已归还与否、有无利息，飭交原先派往核查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经查帐目，李天保等人所借银两均已归还，无利息属实。等因具呈前来。据办理天益号当铺事务解任佐领赫棱泰、骁骑校张永志供称：本当铺本银四千二百八十七两六钱六分，既有正当，亦有典当不值钱物件之新当，均各取利息三分。我等经营新当之缘故，乃因交纳本银，大臣等传唤主管本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及我等前去嘱咐说，设法多生利息。故我等思虑，倘均经营正当，赎回方得三分利，若不赎回，将其典当物品变价，获得利银尚不足一分，而经营新当，因有担保人，相应不能不赎，可得三分利银。故经我等共同商议，方始经营新当。我等所得利银，获得一分具报一分。自乾隆元年七月我进当铺以来，并无放贷之处。今尚未交纳应取二分利息之债务银一百三两三钱，乃先前办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等所贷者。又于雍正十三年前，本当有备补本银亏损银六百二十两余。此项银两，已用于贴补因出售大麦亏损本银，以及替各铺交纳利息、偿还达海等借贷钱银之利息等项。此皆先前办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等经办事务，我等并未赶上，亦无侵吞之处，现铺中有帐可查。等语。此项未曾纳入奏销而备补本银亏损之银，委实用于贴补与否，飭交原先派往核查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天益号当铺所有备补亏损本银之银六百二十七两一钱，由先前办理当铺事务已故原佐领达海、军政考核降级调用回京原佐领双喜经手，用于贴补出售大麦所亏本银等项属实。等因具呈前来。据办理业已关闭天裕号衣铺事务解任佐领李世弥、云骑尉成德供称：我等经营衣铺，因无利可图，将铺关闭。除当即所交银两外，尚未交银二千一百四十两余。此银系亏损衣物等项银两，并无利息，至商铺关闭后，每月仍交官利息银二十一两四钱余。故于去年二月，经禀告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苏通阿、副都统塞尔德、阳泰，将我等陆续所收银八百两，每两各取息三分放贷，每月所得利银二十四两，用于交纳官息、房租及购买纸笔等项。现今相继收取交库银七百六十两余。又现今铺中存有一百六十两余银外，尚欠衣物等项银五百两余、亏损债务银六百两余，尚未交纳银共一千一百两余。等语。除陆续交库银外，其尚欠一千一百两余，飭交原先派往核查之协领巴泰查核去后。旋据呈文内开，在帐上所记之银，所有欠债人员内，民人梁思等二十七人共欠银

一百一十五两五钱三分,旗人阿齐图等七人共欠银二十八两四钱,均皆无人,无以交还。等因具呈前来。复行究讯成德、李世弥,据皆供称:此等病故逃逸人等名下无以交还银一百四十三两九钱三分,我等情愿偿还。等语。讯据主管此三铺事务解任协领苏通阿供称:我所管天元、天益二铺,以取三分利息经营新当及借贷,乃因交纳本银,大臣等嘱令设法多取利息,方始经营新当及借贷。又天裕号衣铺关闭后,因仍交官利息,故相继将所收之银各取三分利息放贷属实。我等并无合谋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皆与林顺、赫棱泰、成德等相同。据办理天禄号布铺事务解任佐领巴彦图、哈达海、齐齐哈尔,防御李仲伯等供称:乾隆三年十月,我等领取本银五千两,经营布铺易取钱文,因右卫地方小,经商无利可图,故经我等一同商议,每两各取利息二分放贷,一分交付官息,一分用于铺中雇用伙计、支付杂费房租等项。未及一个月,大臣等传唤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铁图、何天骄及我等一并到衙门嘱咐说,尔等设法尽多生息,用以交还本银。故而我等出于无奈,经共同商议,自是年十一月起,每两各取息三分放贷。将此,每年皆照例奏销,去年十月底奏销时,除所得利银奏销外,未纳入奏销利银四百两余。又自去年十一月始,至本年二月止,所得利银具报将军后,又算出多出利银三百两余。此二项共多出利银七百两,经我等共同商议,于借贷人员内,倘有亡故逃遁而不能还贷者,拟以此银贴补;若无用处,至本年十月列入奏销册。此项银两,本年将军前来查看后,于三月二十四日,协领铁图、何天骄与我等一同禀告两位副都统,我等并无侵吞之处,在铺中有帐可查。等语。据办理天润号布铺事务解任佐领全福、权文兴、防御法杜、满图供称:乾隆三年十月,我等由库支取五千两本银经商时,当即用二百九十两银购进布匹营业,因右卫地小,经营无利可图,故经我等共同商议,将其三千七百两银取息二分放贷。是年十月,因交本银,副都统传唤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铁图、何天骄及我等一并到来嘱咐说,多取利息。遂自是年十一月以来,相继将所收银两均以各取三分利息放贷,归还本银一两,则减利息一两。自乾隆四年十月奏销起,至五年二月止,将所得利银禀报将军后,我等又算出利银二百五十三两三钱五分,禀告主管本商铺事务协领铁图、何天骄,俟本年奏销时一并入册奏销。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呈报两位副都统。我等并无亏空等项,现铺中有帐可查。等语。据主管此二布铺事务解任协领铁图、何天骄供称:我等所管天禄、天润二布铺,乾隆三年十月开张,十一月间,大臣等传唤我二人及二铺章京等皆到衙门嘱咐说,他省滋生本银均已交齐,惟本右卫尚未交本银,嗣后俱以三分利息设法经营,则足敷兵丁人等红白事件所用,且亦可渐次交纳本银。等语。是故,我等所管二铺均取三分利息放贷属实。本年三月,据天禄号布铺章京等禀告我等称,自乾隆三年十月开张以来,其所得息银,已于去年十月奏销外,尚余银七百两余。去年奏销时,因尚未算清,皆查大略总数列入奏销册,本年方查清。我等以为,铺中皆为借贷之债,倘有亡故及逃逸者,即以此银贴补,若无用处,则并入本年奏销册。等因禀告前来。而后将军派协领等查核各项帐目,我等即询问天润号布铺章京等,已将该铺所有二百余两多出利银,一并呈报副都统等,亦禀告派来查帐协领巴泰等。此项银两,皆入帐属实,我等并无伙同侵吞之处。等语。其余供词,皆与巴彦图、全福等相同。所有店铺各取三分利息放贷缘故,以及天禄、天润二布铺未曾奏销多出利银是否具报,讯据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供称:所有店铺各取三分利息放贷之处,我等听闻属实。每年奏销所得利银时,完纳利息及店铺费用,即至三分。又天禄号布铺七百余两利银、天润号布铺二百余两利银,未曾列入奏销之处,本年三月二十四日,协领铁图、何天骄曾给我等呈上文稿。现有无银两之处,查帐即可。等语。将此,遂飭交原先委派核查之协领巴泰复行查帐去后。旋据呈称,天禄号布铺多出利银七百两、天润号布铺多出利银二百五十两,现均在铺。等因具呈前来。

滋生银乃特利裨八旗兵丁红白事件之项,承办官弁等理应为公奋勉,诚心办理。今奏销天元、天益二家当铺所有银两时,为备补本银亏损起见,每一千两银擅自各扣一百二十两,用于贴补本银亏损等项。天禄、天润号二布铺未纳入奏销多余利银,现皆在铺中,虽无侵匿之处,然办理天元号等铺事务林顺等员,以各取三分利息经营新当及放贷,均属违法。再,民人李天保乃天元号当铺记帐人,花销当铺银一百两,显系挪用。办理天裕号衣铺事务解任佐领李世弥、云骑尉成德,商铺既已关闭,仍不将外人所欠银即收即交,复将陆续收回银以取息三分借贷,亦属违法。现未交一千一百余两银内,无人替还之银一百四十三两九钱三分,由成德、李世弥情愿偿还,相应将未交欠银严加催还,若仍有不能缴纳并无人替还者,亦令成德、李世弥一并催赔。主管当铺、衣铺、布铺事务解任协领苏通阿,主管布铺事务解任协领铁图、何天骄等,虽无合谋侵吞情弊,然未能事先查出各铺所有私自扣留备作贴补本银亏损之银,又听从塞尔德、阳泰等所嘱咐多取利息之言,即放任经营办理滋生银事务官弁擅取三分利息放贷,均系违法行为属实。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不以滋生银为重,听任各铺官弁等隐匿备作贴补本银亏损之银不列入奏销册,又飭令协领苏通阿等设法多生利息,使之放高利贷,乃属知法犯法。再,查已关闭天喜号布铺尚未交纳银一千八十两余,均属外人所欠之项,并无他故,现均已交库,相应毋庸议。

查得,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仰蒙圣主隆恩,擢用至副都统,理应为公笃诚奋勉效力,以图报答。今塞尔德、阳泰并不以公务为要,疏于右卫之诸务,且致滋生种种私弊,诚不止有辱职守。又查得,据兵部原议覆题本内称,塞尔德、阳泰及参奏折内有名官弁等,均令解任,逐款审明具奏时,将其应议处人员交臣部照例议罪,其应治罪人员则交刑部按律拟罪。等因。据此,臣等请将解任副都统塞尔德、阳泰,以及私自收取使用协领份额房租钱解任协领苏通阿,擅自挪用官房租银解任协领白苏、佐领吉兰泰、曹坤、防御观音保,概行革职,挪用当铺银之记帐民人李天保,一并交刑部按律拟罪;经营滋生银不明并遵照副都统等嘱咐多取利息解任协领铁图、何天骄,佐领全福、哈达海、巴彦图、齐齐克图、赫棱泰、李世弥、权文兴,防御林顺、达春、法杜、满图、李仲伯,云骑尉成德,骁骑校张永志,以及经营滋生银时擅扣备作贴补本银亏损银并未列入奏销册之已故原佐领达海、原佐领降级调用双喜,皆一并交兵部照例议罪。再,理合察议选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弁家生子为披甲之该管协领、佐领等员,请责令右卫副都统等查明,送交该部察议。又白苏、吉兰泰、曹坤、观音保、民人李天保挪用之银,珠呼泰、官福、操达色所借之银,均已如数交毕,一并陈明。其犯罪缘由、应催还银两,在赦前赦后,均由各该部定夺,分别年月,听候核定。业已审结,伏乞圣主睿鉴,飭交兵、刑二部覆议具奏。为此,谨奏。

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二日奉朱批:塞尔德、阳泰身为副都统,不以公务为要,致使营私舞弊,委实有负朕恩,著革职交刑部议罪具奏。协领苏通阿等亦擅自舞弊,相应交兵部严加察议具奏。办事不明协领铁图等及选取家生子为披甲之该管官弁等,虽应交部察议,然人员众多,且彼等系听从塞尔德、阳泰之言而行者,著将彼等概行宽免,毋庸交部。将军乃一省首领大臣,理应如此办理,施恩在朕,嗣后右卫官兵思念朕恩,遵从将军之令,改过自新,勤于公务,尽力奋勉,则利于尔等生计,且可永沐朕恩。该部知道。钦此。

右卫副都统官保等为参协领巴泰勒索官兵钱粮并建威将军伊勒慎徇私庇护事奏折

乾隆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右卫左翼副都统臣官保、署理右卫副都统臣庆泰谨奏,为奏参勒索侵吞官兵钱粮银之贪官,以肃法纪事。

窃查右卫正白旗满洲协领巴泰搜刮使用本旗众官兵草谷折色银一案,臣官保、庆泰行抵右卫时,即闻众人议论,俟伊勒慎抵达后,于六月初四日,臣等与伊勒慎私下商议此事。伊勒慎称:此事我亦约略知晓,现右卫所有事务,均由巴泰掌管,相应从缓计议。等语。初五日,巴泰呈文臣等称:正白旗满洲协领巴泰具呈将军、大臣等,为呈陈缘由事。于乾隆二年闰九月,巴泰我由参领调补右卫协领,因参领任内罚俸,将俸禄留在京城,本年八月方从任所支放。至此处近三年无俸,欠债四百余两银,将身穿皮棉衣物当银六十余两,因体力衰弱,去年九月,巴泰我歇息月余未当差。至十月,获得大折,酌量赎回我自身衣物,因公前往绥远城后,经本旗五牛录官弁与蒙古牛录官弁商议,以及京城本佐领下兵丁,共同借支其明年春季草谷银,在我抵达前,将我所欠债银尽数偿还,所当衣物全部赎回。巴泰我返回,获悉此事,已成事实,难以回绝,我又无力偿还,故记录出银官兵花名,意欲酌情归还彼等。此等情由,亦曾禀告两位副都统塞尔德、阳泰,惟因巴泰我全然无力,至今未能归还。将军抵达后,飭查本地官铺等事宜,巴泰我尽将实情查出具呈,本地人大半已与我结仇。此银虽非巴泰我明知故犯向众人勒索之项,然今若不明白陈呈将军、大臣等,仇家借此讦告,彼时巴泰我即有百口,亦难据实辩解。为此预先具陈缘由,呈文将军、大臣等。等因具呈前来。伊勒慎交付巴泰查办五家滋生银店铺事务未结,故臣等仍令巴泰清查。八月十八日,巴泰方明白具呈。十九日,臣等于公所召集正白旗官弁等,讯问巴泰曰,除尔先前所具呈文外,尚有隐饰之处乎。于呈文前,尔是否禀告原将军伊勒慎。据巴泰供称:将军伊勒慎抵达后,巴泰因与伊同属一旗,迎于左卫,将此情曾亲口禀报将军,加之此事并无人告发,将军至此查核诸务,巴泰未敢掩饰,遂呈陈实情。自行具陈,何为掩饰。彼等代我归还天禄号铺银二百两、该蒙古旗佐领孔库尔银一百两、杂债银六十余两,置办赎回衣物用银一百余两。此外,再无隐匿遗漏之项。若有,我情愿认罪。又此项费用,均由本旗官弁等经办,我不在家,前往绥远城属实。等语。臣等当即询问彼旗所有官弁,据彼旗所有官弁佐领福森等呈称:正白旗满洲佐领四员,每人各银二十五两九钱二分;防御及闲散官弁六员,每人各银十六两二钱;骁骑校五员,每人各银十二两九钱六分;满洲旗前锋、领催、披甲共一百八十二人名,每人各六个月草谷折色银三两二钱四分、一季全饷共五百八十九两六钱八分,以及该蒙古旗佐领孔库尔、防御甘珠尔二人,共银四十二两一钱二分。以上官弁十七员,共帮银三百七两八钱;兵一百八十二名,共帮银五百八十九两六钱八分,二项共银八百九十七两四钱八分,交给协领巴泰自身。我等帮助前,巴泰即知道。等因具呈。臣等询问巴泰曰:据尔呈文内开,官兵为尔帮助一事,均系尔前往绥远城后,替尔还债,彼等业已帮助,难以回绝。又据陈称,兵惟有尔京城佐领下人帮助,且众人帮助银通共仅有五百两。等语。今经询问尔旗官弁,据旗下官弁呈称,为尔帮助一事,尔事先皆知。尔先前呈称不知者为何。旗下官弁呈称旗下所有兵丁皆帮纳,而尔呈称惟有本佐领下兵丁者为何。旗下官弁呈称尔所收众人银共八百余两,尔呈称仅为五百两者为何。尔本自首,乃避重就轻,巧为掩饰,供吐未尽,据实招供。令旗下所有官弁与巴泰质对。据巴泰供称:本满洲、蒙古旗官兵,见我贫穷不能应差,同心帮银八百余两属实。我前称惟有银近五百两,仅系京城本佐领下人众,均因畏罪具呈属实。我有何可供。等语。臣等查得,协领乃统领一旗官兵之要职,务须操守廉洁,理应笃诚管教兵丁,且为官弁做出公正表率。不料协领巴泰生性贪婪,行止奸佞。采买本旗人众半年草谷所付折色银,乃虑及官兵过冬不便现买草谷,预先购进草谷之项。巴泰稍有人性,焉能忍心将全旗官兵半年应得八百余两银瞬间据为己有耶。不思兵丁至采办草谷时节,无奈又得自出一份之处,实属无法无天,贪婪无耻,不顾兵丁之疾苦至极。查得,无论何人犯案,自首不全,则仍行治罪。巴泰得知臣等已闻

悉,投首巧供,希图侥幸,避重巧饰,经臣等查问旗下所有官弁等,始获人数、银两数目及实情,与巴泰对质,巴泰知难掩盖,方称本满洲、蒙古旗官兵共帮银八百余两属实,我先前称仅帮近五百两银,仅系京城本佐领下人众,均因畏罪具呈属实,我有何可供。以此观之,减轻侵吞之罪,巧供投首,益属假上作假。现全旗帮银人名、银两数目,已暴露无遗,相应不便再令巴泰管理旗务。故令巴泰所管正白旗协领图记暂由协领乌兰泰署理,将巴泰在公所看押,候旨钦遵办理外。此外,如此贪婪无耻、不恤兵众之劣员,伏乞圣主降旨,将巴泰革职逮捕,押送刑部,照例治罪。巴泰所侵吞官兵钱粮银八百九十七两四钱八分,饬交该旗,以其家产作抵押,从速催缴。若系兵丁之钱粮,仍如数散给兵丁,官弁帮助之银,均属彼等情愿讨好巴泰而帮助者,相应不必返还官弁,充公即可。

再,据巴泰先前呈文内称:将军伊勒慎抵达后,饬查本地官铺等事务,巴泰我查出实情具呈,本地人等大半均与我结仇,若有人讦告此情,无言可答,曾经禀报将军、大臣等。等语。又臣等现在所取巴泰供词称:巴泰我因与伊勒慎同为一旗,故伊勒慎来时,我迎至左卫地方,我索取银两之处,曾禀告知伊勒慎。等语。伊勒慎至右卫时,臣等暗中商议巴泰一事,伊勒慎称,我亦知此事。臣等窃思,巴泰勒索全旗官兵近二百人银两,不可谓之不广;侵吞官兵钱粮银近千两,不可谓之少;倚仗现任管理众人之协领职务,勒索属下人众银两,不可谓之不违法。视巴泰所犯之案,重于伊勒慎纠参之事,如此侵吞官兵钱粮奸佞无耻之员,伊勒慎知情而未加访查先行奏参,以为众戒,反令为首办理官铺钱粮事务,护理右卫副都统印务领衔办事,承办摘去大臣官弁翎顶看押、核查各官弁户口等事务,以致巴泰得以作恶多端,乱施淫威,恐吓一方人众。伊勒慎身为将军,将此关系众人之要案,信赖巴泰为同旗之人,加以委用,其种种劣迹,皆代为掩饰,并未据实具奏,不知居心何在,委实颠倒奖惩之道,显系因私忘公,妄自偏袒。此等情由,理合并据实具奏,伏乞圣主降旨,将伊勒慎交部议处。

臣等未敢擅便,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奉朱批:著将巴泰革职,交该部严审定拟具奏。余依奏。钦此。

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为参右卫镶蓝旗满洲协领操达色侵吞库银等事奏折

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

建威将军臣补熙等谨奏,为参奏事。

窃查得,省城(原文如此——编者)协领乃一旗之首领,所辖官兵之楷模,理应操守廉洁,克尽职守。今据传闻,右卫镶蓝旗满洲协领操达色亏空所管公库银两,且向本旗兵丁摊派收取二三钱不等银两。臣正欲查参间,于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五日,据右卫副都统六格等咨文内开:经访查得,本处公库银短缺千两余,当即遣派协领黑色、四十核查去后。旋据呈称,经查库银,除借给官兵银两外,本银短缺一千一百六两,先前历年所报利银均不出一千三百两数目,本年所报利银仍剩一千三百八十余两。现查得,是一年所获利银一千五百七十九两余,经与所报数目核对,虽盈余银二百余两,然并无银两,亦为短缺。除现所查此二项银两数目外,倘别有短缺等项情由,容查明时另行具呈。等因具呈前来。将此,传询办理库务协领操达色,据告称:曾派我会同原管库协领官福办理库务,至官福解任后,操达色我理应复行查明,然并未查明,糊里糊涂,致使短少银一千三百余两,即为操达色我之过错。除赔补外,我有何辩白之处。等语。又传唤办理库务佐领索住、阿兰泰、俞岳祖,原佐领现调补协领皂保,防御双喜、灵顺、李仲伯,骁骑校海格,原骁骑校双定等询问,所答同操达色。又查得,据闻协领操达色本年赴京引见时,

曾向旗下兵丁索要帮银。将此，传唤操达色所辖旗领催乌雅图、哈达泰、散齐哈、额勒达色等询问。据乌雅图等告称：本旗协领操达色赴京引见时，因不能起程，本旗四佐领下兵丁，每人各给帮银二三钱不等，每牛录各给帮银七八两、十两属实。等语。查得，协领操达色乃承办公库事务之人，致使库银短缺千余两，且又收受该旗兵丁捐帮银，甚属有辱职守。请将操达色革职，与在库行走官弁质审，或有无操达色侵吞情弊，以及短缺实情，一并审明。将此，请由将军处奏参。去年军政考核时，曾举荐操达色，相应本副都统二人亦难辞其咎，请一并具陈。等因。臣一面咨文右卫副都统等，另行派员署理操达色所管协领图记，一面质审前后在库行走人员，澄清侵吞勒索与否及短缺实情，分晰具陈拟以赔补之罪情由另行具奏外，请将协领操达色革职。又查得，去年军政考核时，举荐操达色为卓异，该将军、副都统难辞其咎，相应一并自陈情由，听候部议。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朱批：已降旨于部。钦此。

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为报审理右卫镶蓝旗满洲协领操达色等侵吞库银案事奏折

乾隆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建威将军臣补熙谨奏，为钦遵上谕审理具奏事。

乾隆八年十一月，接准兵部来文内开：内阁抄出，据建威将军臣补熙参奏称（与乾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奏折相同，故略——编译者）。乾隆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旨：著将此弹劾协领操达色革职，补熙前往右卫对质审明，议罪具奏。余由该部议奏。钦此。钦遵前来。

臣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行抵右卫，会同副都统等将在库行走协领官弁、记档领催披甲等一一质审。讯据原协领操达色供称：我本年六十二岁，乾隆二年派我办理库务，会同原先在库行走协领官福查库，官福、操达色我二人查出先前历任已故官弁所欠银八百八十五两，未曾具报，借银贴补入库。后自六年七月始，我陆续用银三百四十九两八钱二分属实。原协领乌兰泰所欠未还银一百五十两、已故佐领赫雅图所欠未还银一百三十一两二钱六分、原协领玛津泰所欠未还银四十两，以及在库行走章京、记档领催披甲等，皆用银若干两，由于人多，其数我已记不清，询问记档领催拜勾等即可知悉。再，乌兰泰等所欠银两，倘不承认，则我等情愿代为分还。等语。当即审讯在库行走记档领催披甲拜勾、雅林泰、俞光祖、珠尔刚阿等。据拜勾供称：库中原欠银八百八十五两，均系前历任已故人员所欠者，本库协领官福、操达色查出，未曾禀报大臣等，由协领官福出银四百两、操达色出银四百八十五两，将旧欠之项均如数入库充补。充补之后，自乾隆六年七月起，官福陆续用银二百两、操达色陆续用银三百四十九两八钱二分、防御双喜于雍正十二年在库行走时用银一百六十两、佐领索住用银一百两、骁骑校海格用银五十三两五钱、拜勾我用银二十九两五钱四分、领催阿尔泰用银十两、披甲乌林布用银八两、披甲雅林泰用银十二两、原披甲俞光祖用银十两三分、披甲珠尔刚阿用银七两，及原协领乌兰泰欠银一百五十两、原协领玛津泰欠银四十两。其印票由章京索住保存。已故佐领赫雅图欠银一百三十一两二钱六分、领催班达尔西未还银五两二钱。等语。审讯雅林泰、俞光祖、珠尔刚阿等，所供皆同拜勾。讯据领催阿兰泰、披甲乌林布等供称：我等用银属实。余供皆同拜勾等。据领催班达尔西供称：家父玛里原任防御时所欠季银，班达尔西我所食钱粮，一时难以偿还，经呈请协领操达色，暂免立即赔补，尚欠银五两二钱属实。等语。将此，究讯原协领操达色，所供皆同拜勾、班达尔西。据原协领官福供称：我本年七十二岁，军政考核时，因我年迈，免职归家。在库行走时，自乾隆六年七月起陆续用库银二百两属实。官福自去年十月

解任以来,已有十五月,如何又亏银一千一百六两之处,官福我不知晓。余供同操达色。据佐领索住供称:我今年六十岁,乾隆二年进公库,我相继用银一百两属实。原协领玛津泰欠银印票一张,原由我保存,因时日已久,已忘记丢于何处。余供皆同操达色等。讯据骁骑校现升补防御海格供称:我于乾隆六年进公库,陆续用银五十三两五钱属实。协领操达色、官福、章京索住、协理领催披甲每人各用银不等,我未告发属实。等语。据防御双喜供称:我曾于雍正十三年在库行走,十三年离库。在库行走时,用银一百六十两属实。后众人如何支用之处,我并不知道。等语。据先前在库行走原佐领现升补协领皂保供称:我于乾隆元年进库查得,缺银八百八十五两,由官福、操达色二人将此项银赔补属实。五年五月,我离库,后彼等如何亏空银一千一百余两,我并不知道。我未曾用银分厘。等语。据佐领阿兰泰供称:我于乾隆四年二月进库,六年正月,令我离库。阿兰泰我未曾用银分厘。现在亏空之处,委实不知晓。等语。佐领俞岳祖供称:我于乾隆四年正月进库,六年正月令我离库。防御李仲伯供称:我于乾隆二年九月进库,三年九月令我离库。余供皆同皂保。防御林顺供称:我于雍正十三年三月进库,是年十二月被令离库,已有八年,在公库行走九个月,并未用银一分。等语。双定供称:我本年七十一岁,系军政考核时全俸免职骁骑校,原在库行走,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令我离库后,如何有亏空之项,我不得而知。等语。又查出未纳入奏销之利银六百二十四两余,审讯在库行走协领、官弁、记档人等,据原协领操达色供称:其未纳入奏销之利银,乃每年库内添置纸笔、采买一切杂用物件,以及扣存官兵马价银造册报部、解送利息、奏销利银进京等各项事宜,皆由此项银两内开支,故而未曾纳入奏销。惟此项公费之项,奏销时未加陈明,糊涂使用,即为我等过错,有何可供。等语。将此,讯据在库行走官弁及记档人等共同供称,先前查出之二百余两利银,系六年之银,现又查出之四百余两利银,系七年、八年之银。每年所用银两内,尚有不入档者,遂未立档。其余供词,皆同原协领操达色。

查得,臣等先前弹劾折内称,原有本银一千一百六两三钱五分、未纳入奏销利银二百两,今协领黑色、四十继而又查出本银一百六十两、利银四百二十四两二钱六分八厘,前后本利银共一千八百九十两六钱一分八厘内,在库行走协领、章京、领催、披甲等侵吞本银九百三十九两八钱九分。除领催班达尔西之父原防御玛里所借库银归还余剩五两二钱外,原协领乌兰泰、玛津泰及病故佐领赫雅图所欠银三百二十一两二钱六分、又未曾纳入奏销银六百二十四两二钱六分八厘,用于置办纸笔等物之处,与众人供词核对,虽此三年数目相符,然并无档案。窃思自乾隆六年至今,现已查出未曾纳入奏销利银六百二十四两余。以此观之,先前历年难免亦有似此未曾纳入奏销之利银。惟乾隆五年奉上谕:前据将军伊勒慎奏,查右卫公库银两,自乾隆三年以来,事项银两数目俱符,乾隆三年以前至康熙三十九年档案繁多,且不全备,请飭令彻底清查,另行具奏。等因具奏,经部议复准行。朕思,前于右卫地方赏给银两设立公库者,特欲利济官兵。自乾隆三年以来,其事项银两数目俱符,且往年旧档又不全备,雍正元年曾特差都统图思海等清查此项银两,今虽飭令清查固是,惟历年久远,档案不全,一时不能清楚,徒滋烦扰。况此事在屡次恩赦以前,倘查出应行著赔之项,本人现存世者无几,必至着落子孙赔补,其贫困人家无力偿还,不仅倾资荡产,且被治罪,官员之司其事者,亦被牵累,难逃责罚之苦,殊非原先设立公库利济官兵之圣意。著交该将军伊勒慎,此事免其查究。钦此。钦遵在案。除钦遵上谕免查以往年份者外,臣等会议得,现今在库行走原协领操达色之银三百四十九两八钱二分、年迈休致协领官福之银二百两、佐领索住之银一百两、防御双喜之银一百六十两、原骁骑校现升迁防御海格之银五十三两五钱、领催拜勾之银二十九两五钱四分,阿尔泰之银十两、披甲乌

林布之银八两、雅林泰之银十二两、珠尔刚阿之银七两、俞光祖之银十两三分，侵吞属实，供认不讳。现今在库行走操达色等，并不催还乌兰泰等所欠银两，代为掩饰。再，其纸笔等公用之项，增支利银，未列入奏销，属于轻罪，除毋庸议外。查刑律载，凡督查、管理、看护之人自盗仓库钱粮，不分主从，按其资财议罪。等语。又定例载，凡暗自侵吞仓库钱粮为已有数目在一千两以下者，仍照本律拟斩，因属杂罪，相应折以五年劳役。等语。合计操达色等侵吞资财，在一千两以下，相应将年迈休致协领官福，现任佐领索住，防御双喜、海格等革职，将操达色、官福、索住、双喜、海格、拜勾、阿尔泰、雅林泰、珠尔刚阿、乌林布、俞光祖等均拟斩，因属杂罪，相应照律折以五年劳役，因系旗人，照例折以枷号鞭答。官福年已七十岁，照例准赎。再，其侵吞银两、未列入奏销利银，一并确定期限，着落各自名下追赔等处，均俟部定。领催班达尔西欠银五两二钱，系应代其父赔补之季银，并非私用之项，应毋庸议。其所欠银两，交付该旗，俟至应交之季如数交还。先前在库行走原佐领现升迁协领皂保，佐领阿兰泰、俞岳祖，防御李仲伯、灵顺，年迈休致骁骑校双定等，并无侵吞银两，且钦遵圣主慈旨免查以往年份，相应免议其罪。此外，惟将此项未曾列入奏销历年盈余利银，皂保等不可不知，现加增冒用未列入奏销利银三百九十四两七钱六分八厘，令皂保与现在库行走协领、官弁等一同均摊分赔。操达色等供出未列入奏销利银内，有库中采买煤炭银二十四两，解送利息之备用平头银三十两，造具奏销清册及置办折子、黄布、夹板、遮挡银箱油单等物银六两五钱，支付修秤匠役工费银六两，库中添购纸笔银四两，采买造具所存官兵马价银档册需用纸笔银六两。此等款项，均系每年所必需，相应合并计算，扣除此三年理当支用银二百二十九两五钱外，其余银三百九十四两七钱六分八厘，操达色等虽供称皆用于公务，然不仅无存档案，且经查实非应用之项，不宜奏销，相应将此项利银，由前后在库行走官弁内，着落其在事官弁分摊赔补。原协领操达色，年迈休致协领官福，佐领索住，防御双喜、海格等五人，各自名下应赔侵吞库存本银外，每人仍应分赔未列入奏销利银三十五两八钱八分八厘；先前在库行走原佐领现升迁协领皂保，佐领阿兰泰、俞岳祖，防御李仲伯、灵顺，年迈休致骁骑校双定等六人，每人分赔未列入奏销利银三十五两八钱八分八厘。又因另案革职拟折押送京城原协领乌兰泰所欠银一百五十两，因另案革职拟以枷号鞭答押送京城之原协领玛津泰所欠银四十两，病故佐领赫雅图所欠银一百三十一两二钱六分，虽经操达色等招供，然经查档，仅有银两数目而已，其旁另行涂写人名，且玛津泰出具之印票又丢失，庶乎不可即以为实分赔，请交付各该旗佐查明咨复时，或着落由乌兰泰等人名下赔补，或着落曾在库行走原协领操达色等员分别赔补，另行办理报部。又原协领操达色前往京城引见时，其所管四佐领下兵丁，每人各给帮银二三钱不等，共帮银三十八两。经审操达色供认属实。惟此项帮银，并非操达色强迫勒取者，且操达色已因侵吞库银案从重治罪，相应另行重复拟罪之处，请毋庸议。其兵丁亦非因勒逼或求叨资助，相应将兵丁资助银两，着落操达色名下如数追取，归还资助之人。又查得，公库每年采办纸笔等物用银七十六两五钱，乃必需者，嗣后库中所得利银内，扣除公用之项外，其余俱拨入交还京城利息内送往。伏乞圣主明鉴，敕谕兵、刑二部，覆议具奏。又查得，此案内，防御海格前去引见，十二月二十五日方返回。封印之前，未及审讯具奏缘由，一并具陈。为此，谨具请旨。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奏入，奉旨：著该部议奏。钦此。

(责任编辑 韩永福)